漓江出版社

李英敏作品选

I217.2
315

BH45/13

李英敏作品选

漓江出版社

北京圖書館藏

B 549808

李英敏作品选

李英敏 著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（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）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☆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6.125 插页 8 字数 374,000

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3,330 册

ISBN 7-5407-0266-4 定价：3.50 元

I·217

目　录

电影文学剧本

南岛风云……（3）

短篇小说

夏　朗……（89）
夜走红泥岭……（109）
祖国，您好……（128）
金色的道路……（153）
壮嫂……（174）
相马记……（190）

中篇小说

椰风蕉雨……（203）
赛龙夺锦粤桂边……（231）
翡翠的橡胶林……（283）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报告文学·散文

越过海上封锁线……(313)
椰岛英风……(326)
五指山上飘红云……(383)
敌后办报……(398)
银灰色的童年……(410)
海角少年……(424)
天涯寻亲记……(450)
五指山的红棉……(479)
北部湾赞歌……(492)
我与文学……(500)
自　传……(508)

电影文学剧本

南岛风云

人　物

符若华——23岁，琼崖纵队某大队看护长。
韩承光——25岁，琼崖纵队某大队的中队指导员，伤员。
事务长——40岁，老红军。
小　春——17岁，炊事员。
张　强——25岁，琼崖纵队某大队小队长。
小　杨——17岁，伤员。
云大禄——24岁，伤员。
林　东——25岁，伤员。
刘参谋——27岁，符若华的爱人。
政　委——35岁。
大队长——30岁。
阿金叔——43岁，西村人。

阿金嫂——40岁，西村人，阿金叔的妻子。
刘大爷——50岁，西村人。
刘大妈——48岁，西村人，刘大爷的妻子。
陈二婶——30岁，西村人。
王大爷——45岁，老红军的家属。
群众若干人。
伤员若干人。
琼崖纵队某大队的指战员若干人。
日军军官、汉奸、通译及日伪军若干人。

一

字幕：一九四三年夏天，在祖国的海南岛上，一支英勇顽强的人民游击队在艰苦奋战着……

广阔无垠的山林地区，稠密的蓝得发黑的丛林覆盖着大地，起伏的崇山峻岭像海洋中激荡着的波涛。

酷热的中午，太阳猛烈地照射着。

蓝天白云间，苍鹰傲然地在高空翱翔。

枫林里，一支不整齐的队伍在行进着。人们穿着破烂的便衣、洋服、军装，背着、扛着各式各样的武器和行李，比较划一的是钢盔式的小竹帽和两颗手榴弹。在指挥员和战斗员的行列中间，夹杂着挑竹箩和背铁锅的女炊事员，最引人注意的是一长列抬着伤员的担架队，抬担架的大部分是健壮的女同志。

山林外传来断断续续的迫击炮声和机关枪声，声音是那样低

沉遥远，已经不能引起战士们的注意。战后的疲劳和饥渴袭击着他们。无风的密林象蒸笼般的闷热。许多人把小竹帽推到脑后，解开衣服，边走边抹着汗水。从没膝的野草中踏出来的道路是难走的，光滑滚烫的石块和刺人的野藤给赤脚的人们很大威胁。

人们越走越慢，队伍给拉得愈来愈稀疏。

在深山的山腰上，出现一块较平坦的茅草地。一个手上缚着绷带的战士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休息。接着一个年轻的女同志挑着担子走上来，在她那孩子般的圆圆胖胖的脸上，汗水象小河似的流下来。她放下担子，一边擦汗，一边摘下竹帽来扇风。

“张强，你怎么不睡担架？”她转身看见坐在大石头上的伤员，这样问道。

“不睡……”张强没好气地回答。

“啊！那怎么行啊！回头，我告诉看护长去！”她威胁地说，并且装出要走的样子，被张强栏住了。

“嗳嗳嗳！小春，小春！一睡担架就不让我打仗了。”

“那你的伤怎么样？”小春还不放松。

“行啊！你看……”张强故作健康的样子。

“唔，坐下来歇歇吧！”小春缓和下来了。“不过，等一会我还是要跟看护长说的。”

他们坐下来了，天气太热了，他们两人的心情都显得很烦躁，半晌没有谁想说话。

“给点水喝！”张强说。

“唔，不知道还有没有？”说着，小春把竹筒递给他。

竹筒干得一滴水也没有。

张强使劲地把竹筒扔在地下。小春连忙拾起来，两个人无言地坐着。

张强东张西望，看见石块旁边有几株相思子树，便伸手摘了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几片叶子放进嘴里，皱着眉头嚼了一阵，厌恶地把渣子吐出来，没好气地说：

“新区说什么也没有老区好，一口气跑了十几里路，见不到一个老百姓，连口水都没得喝，真是个鬼地方！”

“谁说这个地方不好？”突然，山下传来一声洪亮而又严厉的质问。

张强和小春同时回过头去。

只见一个人背着大铁锅艰难地走上来。他穿着一身破旧的便衣，束着腰，赤着脚，头上还戴着一顶灰色的硬毡帽，十足的农民打扮。从长满胡须和多皱纹的脸上，可以看出他已经是四十开外饱经风霜的人了。

“事务长？歇会吧！”张强大声地向他招呼。

“老爹！我来帮帮你！”小春说着抢上前去，把压在事务长身上的铁锅拿下来。

“唔！好沉啊！”事务长放下铁锅，嘻嘻哈哈地说，看他说话的样子，好象这个铁锅并不重，好象他故意逗这两个年轻人。但有一点他是掩饰不住的，那就是他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湿透了。

他找块石头坐下来。解开湿漉漉的上衣，精神奕奕地看着这两个年轻人，他们也看着他，知道他要说话了。

“张强！”果然，事务长以长辈的口气谈话了，“你说这个地方不好吗？嘿，你错啦！你知道不知道，十几年前，这里是老根据地。那时候，我在这儿打过游击。要说这一带的老百姓嘛，真是家家是军属，户户是模范，一心为革命啊！后来，红军转移了，才让敌人糟踏成这个样子，弄得十里没人烟，你能说这里的老百姓不好吗？”

张强没有说话，低下头去。

“你的伤怎么样？”事务长转换了口吻，很关切地问。

“他的伤还没有好。”没等张强说话，小春先说了。

“那你为什么不睡担架！”事务长很严厉地说。

张强想辩解，只听小春喊道：

“看护长来啦！”

张强怕被看护长看见，急忙往山下走去。

小山坡上出现一副担架，抬担架的是两个女同志，走在前面的一个，年纪只有二十三岁，身材虽然并不很高大，但很结实，光着头，赤着脚，穿着一套蓝色的便衣，短短的衣袖，高高卷起的裤脚，头发剪得很短，一双大眼睛发出逼人的光辉，她的名字叫符若华，是这个大队的看护长。

她已经走到小山坡的平地上，但后面那个女同志还在斜坡上，身材又比较矮小，担架的全副重量都压在肩上，那个女同志咬着牙一步步地走着，担架摇摇晃晃，符若华焦急地喊道：“慢点！慢点！”

小春赶忙跑过来。

事务长丢下铁锅，也跟着走过来。

三个人扶着帮着，把担架抬上了土坡。

担架还要往前走。

“停一下吧！你们太累了。”躺在担架上的韩承光低声阻止她们。

担架搁置在大石上，若华小心地拿开遮住阳光的树枝。韩承光盖着一件军用大衣，只露出瘦削的变成蜡黄色的面孔，他的伤势太重了，动也不能动一下，但从他那双沉着坚毅的眼睛里，看出他有很大的自制力。

“喝水呀，指导员。”若华捧着一个军用水壶递到他的嘴边。

“扶我起来。”

韩承光咬着牙忍受着伤口的疼痛，让若华把他扶起来。小

春、事务长和担架员怔怔地望着他。

韩承光喝了几口水，似乎好受些，瞧着事务长说："事务长，你辛苦了。"

"指导员，你躺下吧！"事务长上前扶着他。

"不要紧，我会好起来的，你们喝点水吧！"韩承光把水壶送给事务长。

"我们全喝过了。"事务长接过水壶，盖好了，交给若华。

"后来打得怎么样？"韩承光瞧着事务长说。

"不错，打毁了鬼子四辆汽车，还缴了两挺机枪。"

"队伍都进山啦？"

"都进来了！"若华点头安慰他，她不愿意他说话太多，强着要他躺下去。

"政委跟大队长呢？"韩承光躺在担架上还在问。

二

在山岭的高处，几株大桄榔树下，有三个佩着短枪的人，这是大队的指挥员们。他们围坐在草席上，正在讨论队伍的行动问题。

刚从支队部回来的刘参谋，急急忙忙地翻着小公事袋，从里边拿出几封信件，交给坐在对面的大队长。大队长接过来看了一下信封，然后交给坐在旁边的政治委员，政委急急地拆开看。

"老刘，没带点什么吃的东西来吗？"大队长趁着政委看信的空隙，和刘参谋闲谈着。

"有的。"刘参谋从袋里掏出一包红烟。

"这东西治不了肚子饿。"大队长一面抽一面说。

"我也有三天没吃饭了。"刘参谋苦笑地说。

"见到若华吗？"大队长很关切地问道。

刘参谋摇摇头。

“是个好老婆，你得好好鼓励鼓励她，那批伤员可把她忙坏啦！”大队长很满意地说着。

“咱们开始谈吧！”政委放下信件说，“支队部命令咱们马上离开这里，集中力量作战，刘参谋，你先报告一下情况吧！”

“司令部的指示，要咱们先开展两县边界地区的工作，有了立足点再扩大发展。支队部认为这里敌人统治较强，村庄少，粮食困难，有给敌人围困的可能。”刘参谋急促地作着报告。

大队长站起来，在草席旁边踱来踱去，一会儿，对政委说：“怎样？今晚动身吧！”

政委点点头说：“按照规定的时间，非走不可。”

“伤员呢？可以带走吗？”大队长沉吟一会，望着刘参谋。

“伤员是带不走的，三天的路程，还要准备作战。”刘参谋毫不迟疑地回答。

政委也说：“对的，伤员一定得留下来。”

大队长犹豫不决地说：“留下是很危险的……”

政委考虑一会说：“当然很危险，但没有别的办法。他们人数少，容易隐蔽，只要有老百姓帮助，困难还是可以克服的。”

“村里有可靠的人吗？”大队长看着刘参谋。

刘参谋考虑了一下说：“有，做向导的阿金叔，人很可靠，他儿子就是在老红军时牺牲的。”

政委点了点头：“阿金这个人我也认识，他做这件事很合适。”

大队长也表示同意：“就这样办吧！可是留下谁照应他们？”

“我想好了，事务长是这一带地方的人，要把他留下，还有看护长也要留下，伤员没有她不行。”政委计算着说。

“刘参谋，你的意见怎么样？”大队长回头望着刘参谋。

刘参谋一时回答不上来，窘得满脸通红，勉强地说："组织决定吧！我没有意见。"

"把你们夫妻分开了是不大好，可是伤员没有了她是不行的。"政委微笑地安慰着刘参谋，"把刚才的决定跟她谈一下。"

"队伍黄昏前出发，你们俩还可以谈点私事呢！"大队长想笑，却又收住了笑容。

刘参谋心绪不宁地离开了他们。

在傍着山涧的岭腰上，一块较为平坦的坡地上面，用树枝和干草扎起几个小寮子，若华和事务长正在往寮子上盖芭蕉叶，事务长嘴里哼着"游击队员之歌"："在那高高的山岗上，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……"转身看见刘参谋从坡边走上来，他风趣地轻轻推了一下若华唱道："你看，那边谁来了？"

若华回头望了一眼，不好意思地说："老爹，你！……"

"事务长，大队长请你去。"刘参谋很严肃地转身对若华说："若华，我们到那边走一下。"

事务长哼着歌想走开，听见刘参谋说话，又站住了。

"什么事。"若华感到奇怪地问道。

但是刘参谋已经走了。

"去吧！看样子是有事。"事务长轻轻地说。

只有几株大松树的山顶上，微风一阵阵掠过，松树叶发出哗哗的响声。一群翡翠色的小鸟，在松树上唧唧喳喳地叫着。远处的密林里，传来山鸡的叫唤和啄木鸟清脆的敲击声，一切都显得很安宁。

若华坐在松树下的草地上，风吹乱了她的头发，刘参谋坐在她的旁边，默默地抽着烟。

"大队为什么不带我们走呢？"过了一会，若华才抬起头来

问刘参谋。

“带到哪儿去？你总不能叫大队带着伤员去开辟新根据地吧！大队天天要作战，要流动，为了伤员的安全，也应该留在山上养伤，你说是不是？”刘参谋对若华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，心里也是没有把握的，但是组织上已经决定了，况且伤员也真是离不开她，所以他现在极力想说服她。

“我从来没离开过大队……这么多的伤员……还有医药粮食什么的呢？我一个人……”若华很不安地说。

“怎么是你一个人呢？你们留下的人，要成立一个支部，大队指定由韩承光同志担任支部书记……”

若华注意地听着。

“还有事务长和小春也留下帮助你。”刘参谋继续说。

“事务长也留下？”

“嗳！”

若华听了心里镇定多了，并且开始对自己方才的话，感到有些不好意思起来，于是她岔开话题：

“你这次怎么出发这样久？”

“支队部派我到老家去了一趟。”

“见到妈妈了吗？”若华低声问道。

刘参谋点点头。

“小蓉呢？”

“她很好。”刘参谋笑了笑说，“临走时，还哭着要来看你呢。”

刘参谋搜着公事袋，好一会，拿出一张小相片，递给若华。

相片上是一个四、五岁，有着两只大眼睛的小姑娘。

若华的脸上现出母性的光辉。她看了又看说：

“生活很苦罢？”

“苦呀！不过鬼子的主力给咱们吸引过来了，只剩下一些伪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